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歧路燈
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　王氏舍金護兒

卻說孔慧娘到了譚家半年之間，婆媳歡娛，夫妻和諧，冰梅興官兒日遊太和之宇，廚婦僕廝亦喜少主母之賢。王氏方想起夫君在世，看見這女娃兒便一眼看真，拿定主意要與孔耘軒結姻，真正眼色高強，心中好不悅服。爭乃今日停柩客廳，不能見了。喜極而悲，背地也掉下幾點傷心淚。這也算王氏一生的明白想頭。　　忽一日孔耘軒備禮盒來望女兒，翁婿在碧草軒閒話。孔耘軒口角未免微勸讀書，以紹先澤之意。紹聞靈人，不用細說，便躬身道：「岳父見教極是，愚婿自當謹遵。」又說些冠縣衙門事體。紹聞引耘軒到家看了女兒，囑了些勤儉恭敬的話兒。

午後，耘軒起身，坐車而回。

紹聞送至衚衕口回來，只見一個年少婦人，嬌容喬樣，叫道：「大叔，我央你看看當票兒。」紹聞猛然想起，定是高皮匠的老婆。因說道：「什麼當票兒？」那女人道：「到院裡坐。我取出來大叔瞧。」

紹聞未免有嫌疑之心，不肯進去。那女人笑道：「左右是大叔的房子，大叔就不看看那屋裡戲箱，不怕俺偷了？」紹聞進院子，坐在一隻小凳上。說：「拿票兒我看。」婦人便在身旁取了兩張小票兒。紹聞看了，乃是嘉靖二十年正月的。婦人說：「算算利錢。」紹聞道：「一年零五個月了。」起身就走。婦人道：「大叔不看看戲箱？每日大天白日裡老鼠亂跑，門又鎖著，沒奈何他。大叔也該看看，怕咬壞了什麼。俺家男人今日上朱仙鎮燗裁刀去了，說明日才回來。要捎老鼠藥治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曾帶鑰匙來，我取去。」一面出來，到家尋了鑰匙，又上衚衕口來。婦人早在門首，引進去，開南屋門。看那戲箱上塵土之中，端的鼠跡縱橫。紹聞道：「箱子他咬不破，不妨事。」鎖了門要走。婦人道：「俺住的屋子漏的要緊，大叔看看，好叫匠人收拾。」紹聞跟的看屋漏，偏偏走扇門兒，自會掩關。竟是「『箱』在爾室」，不能「不愧於屋漏」矣。婦人因向紹聞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俺家男人不是好人，專門拿我騙人。幾番問你走動不曾，我以實說，與大叔不曾見面。

前日看大叔娶親，才見了大叔，因萌自薦之心。大叔往後保重，千萬休犯了他的圈套。他已是騙過了兩番人，得過了二百兩，都輸乾淨。我一定把勢法看穩當，才敢叫大叔。大家看顏色行事。你走罷。」紹聞一溜煙走開。

原來這婦人說的是實話。趁丈夫不知，便自隨了子都之心。

誰料這紹聞正當血氣未定之日，際利害罔恤之年，每日衚衕口有幾回來往，已被皮匠看在眼裡。回家盤問老婆，女人抵死不認，卻也無奈。

這一日午錯，皮匠正在院裡牆陰乘涼，門縫影影綽綽有人過去。聽嗽音是譚紹聞，出衚衕口去了。約莫回來時，皮匠高聲對婦人道：「我明日四更天便要出城，上朱仙鎮取裁刀，還捎幾張皮子。」紹聞便立住了腳。只聽得婦人笑著說道：「大老爺知道你使裁刀要緊，四更天就與你閃城門哩。」皮匠道：「你不知道。如今京都有大人上湖廣承天府鍾祥縣公幹，也怕伏天難走，四更便要起程，已牌便住了。你不信，明日四更天大炮響時我就起身，隨著出南門。天明就要到鎮上，還誤不了趕集哩。」紹聞－－聽在肚裡，喜之不勝。

是夜晚間，紹聞不住的起來走動。孔慧娘問其緣故，紹聞道：「天熱，多喝了冷茶水，一發作瀉起來。好不悶人。我去院裡坐著，省的關門合戶驚動你。」慧娘雖聰敏，也就不疑，一任丈夫便宜。未到四更，紹聞只聽得震天大炮響了三聲，依稀還聽得鼓樂之意，便上後門。門縫裡往東一張，只聽皮匠家門兒響了一聲，皮匠出來說：「我把門朝外搭了罷。」月色如晝，只看見皮匠慌慌張張走了，像是怕大人出城，依舊鎖城門意思。紹聞遂將自己後門開了，徑向皮匠家來。開了外邊搭兒，進門搭上裡搭兒。直入其室，悄悄說道：「你休怕，我是裡頭院裡大叔。」媟褻之語，何必細陳。

少頃，只聽得皮匠叫門道：「你怎的又朝裡搭了？我走的慌，忘了錢褡褳，到鎮上盤纏什麼哩？」只這一聲，直把譚紹聞的魂嚇跑到爪窪國裡，千里不返；驚掉在東洋海裡，萬丈難尋。身上亂顫，口中無言。婦人道：「你家裡有現成銀子沒有？」紹聞道：「有！有！有！」女人道：「你放心。我與他開門去。」那婦人開了門，道：「怎的把褡褳忘了？」皮匠道：「走的慌。敲著火尋一尋。」婦人道：「不過在那簍子上，你摸的去罷。」豈知皮匠胸有成竹，早把火刀、火石，摸在手中，一敲就著。把燈點上，只見譚紹聞蹲在牆角裡，搐成一團兒。皮匠道：「那是誰？」婦人直答道：「譚大叔。」皮匠道：「你說不曾見面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早把紹聞衣服搶在懷中。說道：「譚大叔呀！我們離鄉人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主人。你既讀孔孟之書，必達周公之禮，為什麼欺負作踐俺？我去喊鄉保打更的去！」婦人道：「你快休恁樣沒良心！你在南陽府騙了一家子，你得的一百兩銀子哩？李老爺打你二十板，瘡痂還不曾好，你今日又幹這事。若是到官，我就把你前案供出。

管保譚大叔沒事，把你解回原籍。」皮匠道：「你倒會厲害。依你說這事該怎麼清白？」掃人道：「左右叫譚大叔給你幾兩銀子，有啥不清白？」皮匠道：「我還要殺人哩！」婦人道：「你罷麼！」紹聞戰戰兢說道：「高大哥！你若把我超生了，我送一百兩銀子來。」皮匠道：「一百兩賞我哩，且不說多少。放走了你，你不送來，我向你討賬嗎？我一定是要喊哩！」紹聞急口道：「我若不送來，天誅地滅，不算個人養的！」皮匠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不叫他走，誰給你銀子？」皮匠道：「我生法兒叫他家來人。」婦人道：「黑天半夜轟一屋子人，我囂的慌。」皮匠不由分說把房門向外搭了，徑至譚宅後門進去。一片狗咬，皮匠倒害怕，又退回來。壯了一壯膽，猛的喊了一聲道：「譚大叔出恭，倒栽茅坑裡啦！」抽身跑回，到自己院裡坐下，渾身也顫了起來。

卻說王氏夢中，聽的有人喊兒子掉在茅坑裡。穿衣不迭，開開樓門，問道：「福兒在屋裡麼？」慧娘也起來應道：「他肚裡水瀉，出外邊便宜去了。」王氏到後門，只見後門開著，月明如晝，半夜人影兒也沒有。心中怕將起來。只因愛兒念切，也顧不的叫人，自己竟來尋找。到了皮匠門口，皮匠說：「大叔在俺家裡。」王氏即進院去，說：「他怎的到這裡？」皮匠開了房門，王氏進去，看見兒子赤身蹲在牆角裡，不覺失聲道：

「哎喲！」皮匠道：「低著些聲音兒。」王氏方才小聲問紹聞道：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紹聞俯首無言。那婦人竟與王氏搬個座兒，說道：「奶奶坐下說話。」皮匠道：「俺在你老人家馬腳底下住，大叔做下這一號無才之事。我待說聲張起來，俺這皮肉本不值錢，爭乃干係著大叔。我待說忍了，心裡委實氣的慌。你老人家再思再想，俺離鄉的人，好難呀！」王氏道：

「你大哥，休要生氣。這東西不是個人，我領回打他。」紹聞蹙眉道：「不是這話。你把隆泰號那宗銀子，悄悄拿來給與他，我就脫身而回。再一會天明，這事就不得結局了。」婦人催道：「奶奶回去急緊的來。」皮匠道：「那宗銀子多少呢？」紹聞才要說六十兩，王氏已說出一百五十兩了。皮匠道：「我為奶奶惹不得氣，胡亂將就些下來罷。你老人家急回去，天明我也做不得人。」

王氏回來，只見慧娘、冰梅都在後門上站著。王氏只管上樓。慧娘跟著問道：「在那裡尋著？」冰梅道：「咱這裡那裡有茅坑？」王氏氣道：「他倒沒掉在茅坑裡，卻掉在人家尿盆子裡頭。」冰梅樓下早已點上燈，王氏開了抽鬥，取出一百五十兩銀子就走。冰梅問：「是為啥取銀子？」王氏也不答應，慌慌張張走了。二人又跟到後門站住。

王氏到皮匠家，把銀子遞與皮匠道：「這是一百五十兩，可放俺孩子走罷？」皮匠接了銀子，把衣服擲與紹聞。紹聞穿一條褲，別的衣服團成一團，跟著母親就走。連鞋襪也顧不的穿。走到後門，一妻一妾都在後門等著。王氏一直上樓，紹聞一直往東樓去。妻妾跟母親到樓下。只聽王中在角門上拍門道：

「狗咬的怪緊，有什麼歹人嗎？」王氏道：「天七八分也將明，俺們坐著哩。」孔慧娘、冰梅究問所以，王氏先不肯說，後來

說了點墨兒。孔慧娘把臉白了，一聲兒沒言語。這不是孔慧娘女子之性，善怒多惱，正是他聰明處。－－這也講他不著。

再說高皮匠得了銀子，收拾破碎傢伙，裝成擔子。又扭了南房的鎖，把戲箱都打開。一來看見內邊都是粗糙東西，無物可拿。二來想著我一個皮匠引著一個年少婦人，雖說是正經夫妻，只是老婆生得喬樣，已紮眼；況且皮貨箱兒，放著一百五十兩銀也就礙手，再拿這戲衣，事是必犯的。婦人也說：「你今生不如人，積個來生罷！」於是火速打點起身，也不知又往何處坑騙人家少年子弟去了。

天明時節，蔡湘知曉，來家對說，皮匠扭開戲箱提了戲衣走訖。王中去看，果然鎖俱打壞。早有鄰舍把昨晚的光景，都悄悄對王中學說。正是：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伏天光景，兩鄰都在院中露臥，聽的皮匠家中聲音高低，言語詫異，早在牆頭黑影裡看個明白，聽個仔細。但不知銀子多少，但見大奶奶抱著一大包子，只像拿不動的光景。王中道：「咳！不用說，一百五十兩。前三日這宗銀子才進家裡。」忍不住頓足吞聲，到樓院說道：「高皮匠逃走，連人家戲箱上鎖都扭開。」堂樓、東樓卻沒一個人答應。王中腹內自明。侹到自己屋裡，氣了一個大發昏。趙大兒見丈夫不喜歡，把一個女娃放在牀頭上玩耍。

王中那裡管他，只見眼淚橫流，拍胸道：「大爺死的好早也！」

這正是：

從古忠臣事暗君，摩空直欲撥層雲；

只今諫草留青史，私室吁嗟那得聞。